

油輪被炸，無人機被擊落等事件的聯想

到底是誰炸的？

在接近波斯灣的海域上，繼上個月四艘油輪被襲之後，又有兩艘油輪於6月13日被襲。國務卿蓬貝奧第一時間指控伊朗，提供了國防部提供的證據，即一個模糊的視頻，顯示一艘伊朗的武裝快艇在一艘船被擊中之後向其靠近，取走一枚沒有爆炸的炸彈。

但是，後來第一艘油輪上的日本船員說，炸彈是從天外飛來的，並不是水雷或魚雷。並且，第一時間提供救援的是伊朗船隻，救走了23名船員。接下來，蓬貝奧繼續被多方面打臉，指責他又在製造假證據。

或許很多居住在美國的人難以瞭解，當前美國政府的公信力非常低，即使蓬貝奧說的是真話，絕大多數國家也不會相信。一位已退休的印度外交官，M.k.bhadrakumar，一位對南亞和中東局勢的瞭解絕對一流，而且是快筆，三天兩頭就能在他頗受歡迎的部落格 indian punchline 發表深刻的分析文章，就油輪被炸事件指出，美國的指控不足信。他說，這是因為美國在越戰之初製造了東京灣事件（Gulf of Tonkin incidence），以之為藉口，開啓了美軍直接參與越戰（後來美國政府自己提供的證據和當事人的自傳均承認該事件是美國製造的）。在發動第二次伊拉克戰爭時，美國又提供了假證，並且是公然在安理會上提出假證，以之為藉口，毀掉了伊拉克（前國務卿鮑爾事後表示，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他還指出，非常巧的是，前不久，禁止使用化學武器組織（OPCW）才發表了調查結果，指出，2018年4月在敘利亞發生的化學武器事件很可能是自導自演的鬧劇（白頭盔慈善組織接受以色列和英國的捐款，非常可能導演了該次事件），以此作為攻擊敘利亞政府的藉口。因此，這次油輪被炸事件也可能是某方面企圖嫁禍伊朗的事件。

到底是在何處被炸的？

◎水秉和

恰恰就在這個時刻，又一件可以嫁禍伊朗事件發生了：伊朗在霍爾姆斯灣擊落了美軍的無人機！突然，油輪被炸的事件完全失去了戰略價值：如果美國真想打伊朗，它有了更強有力的藉口。美國聲稱，無人機是在公海被擊落，而伊朗聲稱是在它的領海內被擊落。到底真相如何，可能永遠弄不清楚。不過，從白宮內部走漏的消息中我們得知，由於特朗普的國安顧問博爾頓想要促使他攻打伊朗，乃慫恿他派遣航母戰鬥群進入波斯灣，製造緊張局勢，使得并不想打仗，只想極限施壓的特朗普非常不高興，想把他換掉，並且已經在暗中物色國安顧問的人選。問題是，特朗普面對著這種他的前任用以發動戰爭的事件，到底他要打？還是不打？

特朗普懸崖勒馬？

過去，美國要對付一個敵人或者對手的時候，它必然會團結一大片，打擊一小撮，這次，特朗普反其道而行：他四面樹敵。我們不妨替他算一算，到底他幹了多少違背常理的事：他拒絕加入TTP，從而不能聯合日本，韓國和東盟十國一起抵制中國；他退出巴黎氣候變化協議，跟全世界唱對臺；他退出了伊朗禁核協議，跟美國的歐洲盟友對立，不准它們購買伊朗的石油（後者還包括日本，韓國和印度）；他廢止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並且向所有盟友加徵鋼鐵（25%）和鋁材（10%）的關稅；他威脅要向歐洲和日本的汽車加徵關稅…此外，當然，他還專對付伊朗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

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樣，心中存著一個問題，那就是：特朗普這樣玩下去，會不會突然玩不轉，就像馬戲班裏面的小丑，兩隻手扔著越來越多的球，不但是球，還加上斧頭，菜刀等，並且扔的越來越高。問題是：會不會，突然，一把斧頭沒接住，刀鋒直直地落到自己的腳

背上？然後，菜刀和球都稀里嘩啦地掉落下來。這樣，美國不但是他所吹噓的第一，而是衰落的真正開始？

對付中國，他的手段不可謂不狠：除了增加關稅之外，他還觸動中國的紅綫，在臺灣搞事（軍艦定期穿越臺灣海峽；增加臺灣軍購；高級官員跟臺灣官員會談；提升駐臺辦事處的地位），在南海搞事（硬闖中國島礁的12海里領海）；扣押了華為高管孟晚舟為人質，以及全面打擊華為的產業鏈…

我們可以把對伊朗和中國的極限施壓視為他向空中扔出的斧頭和菜刀，沒有接住其中一把就可能讓他的腳趾頭跟身體分離，徹底結束他的連任夢。6月19日在霍爾姆斯灣美軍無人機被伊朗擊落絕對是一把斧頭，而這把斧頭是直奔他的腳趾頭：美伊之戰一觸即發。但是，他終於拒絕了兩名鷹派顧問的建議，於20日晚間，就在向伊朗發動攻擊之前，懸崖勒馬，收回了攻擊令。

中美貿易貿易戰是哪一把仍然懸在空中的菜刀，而六月底將在大阪舉行的G20峰會，就是菜刀直落而下的時刻。特朗普主動打電話給習近平，顯示他急於跟習近平談判，以期達成貿易協議，幫助他明年的選舉。習近平需要做的，就是要為特朗普接住哪把菜刀。也就是說，習近平必須要特朗普：1. 廢除過去增加的關稅和同意今後不得以增加關稅作為威脅；2. 刪除協議文件中所有含有侮辱性的字眼；3. 拒絕美國派駐檢測人員對中國的執法進行檢測；4. 停止對孟晚舟的引渡要求和停止對華為制裁的行政命令。如果特朗普答應了，那麼，習大大，飛步向前，一手接下了菜刀，危機解除，特朗普可以繼續玩他手中的球。

最新民調顯示，6名民主黨候選人的支持率超過了特朗普，他的處境的確確是壓力山大。習大大絕對不能放過這次機遇，在特朗普節節退讓聲中接下這把菜刀。

有些人在意識形態領域，或者在個人身份上，應當算是英國人，而他們在香港這塊寶地上發揮他們親西方的運作能力，包括領導群眾運動。到底有多少錢在支持這些人，以及錢的來路如何，我們不得而知。

但是，令我們非常遺憾的是，自九零年代初，《壹周刊》以色情加暴力加反共的姿態霸道出世，而同時，“機關左”（據我瞭解，主要是由新華社發號施令）也在那時極端愚蠢地杯葛自由左，使得整個香港的期刊領域完全被商業性低級趣味刊物和反中的挖糞刊物（爭鳴，前哨，動向等等，種類繁多）占領。這些挖糞刊物的特點是沒有廣告，所以它們背後必然有後臺，祇是不知是誰。1997年回歸後，除了一本由明報集團支持的中立刊物《亞洲周刊》，你幾乎聽不到任何自由左的聲音。

在言論完全開放的香港，言論幾乎完全被金錢和仇共，反共和不可知的外國勢力所把持。這是中共控制言論和不支持自由左派言論的悲劇。



中美論壇社 主編
社務委員：張紹遷 周友道 水秉和 張一飛 陳立家 陳憲中 馬在莊 佟秉宇 高志雲 陳耀華 范湘濤 張文基 葉社長
刊頭設計 劉學武
每星期六出刊 第307期

推進中美相互瞭解合作 促成海峽兩岸和平統一 倡導和諧平等多元世界

Youtube 視頻系列： 中美論壇談台灣大選必須面對的問題

2020台灣大選不僅將定中華民國的存亡，更將重大影響台海和平與衝擊美中關係，應新民叢報的邀請，中美論壇社將在未來連續製作視頻系統的討論這個題目。首波五集已經或即將上傳到YouTube，歡迎關注指教：

- (一) 臺灣人民的根本訴求是什麼？戰爭還是和平？ (六月三日上傳) https://youtu.be/ABz7RMr_bUw
- (二) 為什麼臺灣迷失了過去這30年 (六月四日上傳) <https://youtu.be/ai-A56iFQB4>
- (三) 如何從文化一中邁向“一中” (六月十七日上傳) <https://youtu.be/e22Qgnh7P4Q>
- (四) 維持兩岸和平是中美共同利益 (六月廿一日上傳) <https://youtu.be/9I5Hz8TspH0>
- (五) 台灣不能做美中博大博奕的小棋子 (六月廿四日上傳) <https://youtu.be/AlGp36z8AsI>

反送中運動
6月16日，《紐約時報》用一大半的版面詳細報導了香港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傳送中運動。據它說，運動的導因是一名19歲的小青年（陳同佳），去年情人節時，跟他20歲的女朋友（潘曉穎）到臺灣旅遊。在臺灣的時候，不知何故，她那位已經懷有4個多月身孕的女友對他說，肚子裏的小孩不是他的，並且（這實在很絕）還把她跟前男友做愛的視頻拿來給他看。結果，悲劇了。他把女友活活勒斃，然後把屍體裝進一個粉紅色的行李箱裏，丟到一個地鐵站附近，然後就回香港了。

事發之後，臺灣要引渡他到臺灣接受謀殺罪的審判，可是，香港與臺灣之間沒有引渡安排，所以這名小青年基本上逍遙法外。這就促使香港當局想要制定一個犯罪條例修訂法案。問題是，臺灣，按照法理，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此法案也同樣適用下大陸的引渡（移交）。這一下子，香港人就“人人自危”了（臺灣力量也在香港發威了），深怕有一天他們會被“移交”到大陸去，所以就發生了這次“動亂”。

當然，如果你拜訪過一般港人的居所，你就會覺得，他們，尤其是憤青們，大規模舉著陽傘上街，也可能是一種消磨炎炎夏日的辦法。淺水灣總是擠得要命。
港人似乎忽略了一個重要因素：若要符合引渡條件，他們必須在大陸或者臺灣犯罪，並且必須犯重罪（7年以上的控罪）。並且，所涉罪行必須先經過香港司法機構的無罪假設的司法程序處理，等等。還有，有好幾種罪行，包括言論，公

司法等，不得移交（不用引渡一詞，因其涉及國與國關係）。既然如此，一般奉公守法的百姓，緊張個什麼勁？跟你沒有關係嘛！你可以不去大陸嘛！何必湊這個熱鬧呢？
真正應當擔憂的是像尚建華之類的所謂替大陸權貴在香港洗錢的白手套，或者在大陸貪了錢的官員，毒販子，黑社會頭目…其他人，在香港過的好好的，擔心啥？
總之，在百萬示威群眾中，至少有99萬9千9百人根本是湊熱鬧來的。問題是，到底他們為什麼要湊熱鬧。難道他們是要維護殺人犯？還是中共喜歡用的說法：他們是被“一小撮”矇蔽了？
我想，《紐約時報》說的不錯。主要是，他們對大陸“缺乏信心”。他們擔心的是，中共會“得寸進尺”，逐漸把香港變成一般中國城市那樣。
儘管已經70年了，香港人依然存著“調景嶺心態”，也就是逃難者心態。每次有個風吹草動，他們就緊張的不得了，預備捲鋪蓋走路。因此，也很容易“受人利用”。
可是，我們不能忽略一個最最基本的現象。那就是：為什麼沒有與這一大批傻乎乎支持殺人犯的群眾對抗的，維護“正義”的自發群眾？過去，當香港還是英國殖民地的時代，香港曾經發生過多次“大暴動”，嚇得許多熱愛香港的商人逃到阿根廷，巴西，新西蘭和非洲。請問，現在哪些愛國工人跑到那裏去了？請問，當年“左校”的學生跑到那裏去了？悲哀呀！
祇好說，香港的身體回歸了祖國，可是，這顆海上明珠的心呢？她的心在何處？

香港：海上明珠的心在何處？

香港的“自由左”的沒落

我對香港一直存有非常良好的感覺。從上世紀七零年代起，一直到九零年代中，我曾經在香港的幾份刊物上發表文章，包括早期由中情局資助的《祖國》，中間偏左的《廣角鏡》，《七十年代》和改名後的《九十年代》，《抖擻》，以及《明報月刊》。其中，有十幾年的時段是在兩個《年代》裏組織了《自由神下》的專刊，用彭文逸的筆名每月自己寫一篇評論，加上另外三位老友的供稿，其中的一位執筆就是臺灣作家，老友劉大任。主編李怡給我們的特別優待就是讓我們暢所欲言，絕不刪改。那的確是一段美好的記憶，也是我個人文字產量最豐富的時段。

《年代》是屬於所謂的“自由左”的刊物，也就是說，它是由擁有左傾思想的李怡，跟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籌資創辦的。它在當時整個被右派勢力控制的香港，包括英，美，臺等利益集團和地下工作者的壓擠之下，生存空間非常狹窄。儘管如此，《年代》闖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銷路曾經是所有這類給知

◎彭文逸

識分子看的刊物中最高。在國內當時的言論尺度極端狹窄的歲月裏，這可以說說極端需要的。據我瞭解，每月都會有幾百本雜誌被送進國內，供黨內宣傳部門和其他部門參考。後來，因為我在這份刊物上寫的一些評論，趙紫陽的青年智囊曾經到紐約時找過我，交換意見。

言論自由，毫無疑問，是香港這顆明珠綻放的一束巨大光芒。直到今日，包括臺灣與新加坡在內，在所有中國人居住的地方，沒有任何一處擁有香港那麼自由的言論園地。比較令人遺憾的是，由於香港的複雜環境，它的言論場也包括了太多不同利益集團的聲音，許多代表了外國利益，而到底背後是種何種利益，我們不得而知。有的代表的是與共產黨有血海深仇的聲音，如黎智英的蘋果日報和《壹周刊》。黎是早年從大陸捨命游泳逃出來的青年，在香港自由經濟的環境下賺的盆滿鉢滿，然後開始了他個人的反共使命。幾乎每次群眾運動中都免不了有了他的身影。

Blame on Liberalism Not on Economy for the Fading of Democratic Century

At year end, Foreign Affairs presented one of its best of 2018 essays to its readers, The End of the Democratic Century - Autocracy's Global Ascendance, by Yoscha Mounk and Roberto Stefan Foa, which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8 Issue. This article made an observation and concluded that the Democratic Century (of 20th Century) has ended. The authors attributed the failure of democracy to the change of economic landscap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alth and share of world economy of the U.S. led West. Mounk and Foa cited political scientists Adam Przeworski and Fernando Limongi that poor democracies often collapse, only rich democracies—those with a GDP per capita above \$14,000 in today's terms, are reliably secure. Since the formation of the postwar alliance binding the United States to its allies in Western Europe, no affluent member has experienced a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ule (government). The authors further emphasized the effect of economy by stating that "absolute levels of wealth may have been just one of many economic features that kept Western democracies stable after World War II. Indeed, the stable democracies of that period also shared three other economic attributes that can plausibly help explain their past success: relative equality, rapidly growing incomes for most citizens, and the fact that authoritarian rivals to democracy were much less wealthy." Overall, the authors strongly latched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uccess of democracy and its successful economic state and vice versa. Mounk and Foa then sounded an alarm that the economies of the democratic nations have been declining fo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Among thirteen countries with per capita GDP above \$20,000, two thirds of them are having an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Thus they proclaimed the end of Democratic Century with a bleak chance of reviving. Mounk and Foa further argued that strong economy translated to strong military power and great soft power which could help promoting democracy and maintaining a stable democracy. However, they noted that the re-growth of economy in the West would not be optimistic and the soft power of the non-democratic countries had increased steadily gaining self confidence. Therefore, they concluded with a pessimistic view: "the long century during which Western liberal democracies dominated the globe has ended for good. The only remaining question now is whether democracy will transcend its once firm anchoring in the West, a shift that would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a truly global democratic century—or whether democracy will become, at best, the lingering form of government in an economically and demographically declining corner of the world." They further proclaimed: "Hopes that the current set of democratic countries could somehow regain their erstwhile global position were probably vain. The most likely scenario, then, is that democracies will come to look less and less attractive as they cease to be associated with wealth and power and fail to address their own challenges." They are pinning hope on that "authoritarian countries would find principles of liberal democracy appealing once they enjoyed a comparable standard of living.... If China were to do so, it would end the authoritarian resurgence in a single stroke."
I have no objection to Mounk and Foa's principal point that there is a correlation between successful economy and the stability of Democracy, however, I must point out the illogical conclusion they made about the deterioration of economy in the West democratic nations were the cause of the end of democracy century and the rise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authoritarian states accelerated the end of democracy century. I shall present my arguments below to show that one must analyze the cause of economic decay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why democratic governments failed with failing economy. In fact, I shall argue that it is the liberalism that caused the downfall of democratic governments. Liberalism is responsible for the decaying of economy. Decaying economy with no cure exposed the ineffectiveness of a democratic system. Mounk and Foa's essay had treated this serious topic with a surface level observation, thus missing the link between the end of the democratic century and liberalism. In the following, I shall discuss why the liberalism is the real culprit for the end of democratic century. The infusion of conservatism and socialism into liberalism and capitalism may produce sustainable strong economy under either a democratic or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First, let us clarify a few conceptual terms. Democracy is not necessarily a political ideology. Democracy, employing voting as a method to elect public servants, government structure and/or policy and legal matters, whether through a representative scheme or a direct one person one vote scheme, does not necessarily define political ideology.

In fact, voting is being used in different degree nearly in all political systems (governments). The political system (government) and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behind the system actually define ideology. An ideology including conservatism, liberalism, capitalism, nationalism, communism or socialism and/or their combination and/or modifications may be adopted and practiced by any government whether it is democratically created (by voting) or not. (a royal empire with a king or a queen or a leader obtained power through his or her people's choice, party's designation or any other mixed methods). The liberal democracy, Mounk and Foa referred to, is the democratic government adopting and practicing liberalism and capitalism, led by the U.S.
If one examines deeper why the economy of the liberal democratic countries had declined in the past three or four decades, one cannot help but notice that the liberalism is responsible for their economic failure. Liberalism encourages individualism, promotes liberal ideas with no fiscal constraint and divides society into many self-centered factions destroying the philosophy of 'majority rule', the most important merit of democracy. Activists representing many factions of special interest groups elect divided and counteractive government branches rendering government ineffective in decision making and inefficient in policy execution. This phenomenon is clearly exhibited by liberal democratic governments' perennial budget deficit, huge national deb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mpendance, bloated welfare burden and poor economic planning, in many cases leading to bankruptcy. So correlating failing economy with failing democracy is like correlating drug addiction with death by overdose, meaningless. Expecting authoritarian countries with successful economy to turn to liberal democracy is like wishing a live person to choose living in a coffin, laughable. Democracy is only effective and desirable when it has a right ideology behind it to uphold the majority rule principle, i.e., the voters must accept proper dosage of conservatism to curtail run-away liberalism and adopt suitable level of socialism to balance class-generating capitalism with unselfish idealism. In a nut shell, adopting the appropriate ideology to make the government effective to produce a good economy for the people is the key issue, not any voting scheme or any specific form of democracy. China is a living example, perhaps, to have placed defining her ideology (finding a Chines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hilosophy and system by combining and tweaking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as her main focus to develop and sustain her economic growth. Keeping one party system and applying 'democracy' within that party while fine-tuning her ideology (not exporting her system) seems to have worked for China for the past four decades. Will China turn to liberal democracy after her per capita GDP passes \$20,000? It is doubtful, since the Chinese elites seem to have understood how the countries like Greece, Italy, Republic of Congo, Latin America (poverty issue) failed with their liberal democracy.